

繪

扉

奏

草

綸扉奏草卷之十七

請補閣臣第四十四疏

奏爲閣臣推補必難再緩懇

恩俞允事臣之言閣臣當補疏揭已數十通無可復措辭矣今只以人情事體之至淺近者言之如天下事有一小可便宜一人獨占人且不甘况內閣何地閣臣何官而可使一人偏據又至數年之久非但人以爲不可卽鬼神亦忌之矣此人情之至不便者也

國家每設一衙門便有長貳有僚屬每有一事

便有數人經營所以彼此相維姦弊不作今以政本之地只有一人若其作姦行私何人覺察臣且不能自信何以使人信臣此事體之至不便者也况臣年來愁苦之餘實是多病氣血衰枯精神恍惚昨以月食救護拜跪艱難屢欲傾倒前疏所云死亡之慮殆是實語非是危語

皇上哀臣救臣正在此時使臣死而後倉惶用人則已晚矣

萬曆四十年十月十八日

請審錄停刑揭

蒙

發擬刑部審錄一本自當照常擬上但臣竊見我

皇上好生之德近歲率多停免而今歲又

寬貸但

特恩出自

皇上非臣所敢擅定謹擬兩票恭請

聖裁惟是冬至在邇各省直遠者至于萬里得  
旨甚遲舊歲至三覆奏始免則遠方多已處決不

及奉行未免有虛

德意故臣於此疏敢附一言統祈

聖鑒

萬曆四十年十月二十日

乞休第三十二疏

奏為聞言認罪懇

恩罷斥事臣接得禮科給事中元詩教揭帖以臣  
推諭德陳懿典掌南京翰林院事與擬庶子  
郭涓照舊供職為用舍舉錯無以服人此實  
臣之誤謬科臣言之是也但懿典積學深資  
人亦長者臣同官詞林心甚敬之頃詢其鄉  
之士夫多謂其目青稍愈較前不同而留院  
清閒無所事事量與一轉以俟其自為進止  
如勢難赴官必當陳乞則生平之局結矣此

臣區區憐才之一念也若以爲有私則懿典  
既已病廢臣私懿典將以何爲至于郭涓以  
科場被論須科場事明議論乃定當涓疏

發票時臣亦再三躊躇不能自決欲擬允其去則  
涓方有事何可遽去欲擬有處分則分考舉  
子之被重劾者尚未加罪何以遽及于主考  
故臣擬涓供職而責令吏禮二部會同都察  
院該科看議具奏以待

聖裁揆之事體或亦宜然惟是人知懿典之目盲  
而臣誤信其稍愈人欲郭涓之卽去而臣誤

擬其暫留昏迷之罪委難自逭又總督京營  
戎政寧陽侯陳應詔人多言其不堪頃因給  
事中吳亮嗣論劾乞罷臣擬令川心供職蓋  
亦明示警戒之意以俟其再陳矣亮嗣之再  
叅意與臣同而臣不能徑罷應詔心亦愧之  
此皆臣奉職無狀之公案也臣自今歲杜門  
哀鳴乞歸已無復再入黃扉之想獨以

聖主厚恩知臣信臣凡可留臣者無所不至臣心  
非木石情同犬馬能無感戀之私故欲黽勉  
挨延過此殘冬庶幾爲



國家完一二大事俟推補有人然後再申前請  
以盡

君臣始終之誼今天奪臣魄顛倒至此必不可強  
顏此地以事

皇上明矣臣去志已決萬難再留

皇上卽欲留臣亦無所用伏望

聖慈俯垂矜憫

亟賜允放仍卽

勅下該部蚤行會推

簡用名賢以慰海內之望臣卽跼伏田野何幸如

之臣不勝激切哀鳴之至奉

聖旨卿公清端謹直亮素隆政本浩繁實多匡濟  
朕悉洞知方今時事多艱朕正切顧倚毗豈可  
以浮言遽萌求去近來新進小臣不諳事體逞  
臆狂躁妄言本當重處姑且不究卿宜安心卽  
出入閣輔理以慰眷懷所辭不允吏部知道

萬曆四十年十月二十三日

請處分時事揭

該臣以被言求去方在候

旨又見言官紛紛論列頗瀆

聖聽臣雖杜門伏枕心甚不安敢復冒進一言蓋  
諸臣所言雖未練事體然其中亦多有可採  
其所論列之人雖間失情實然其中亦多有  
可議惟一槩留中不行辨別所以愈致爭競  
皇上如不欲下言官之疏亦宜將被論諸臣辭疏  
盡下部院責令從公議擬去留以聽

聖斷其言官疏中有條陳政務者亦乞

發下該部斟酌議覆量與施行是亦今日弭煩器  
之一道也大臣者小臣之綱領大臣之氣勢  
舒則小臣自有所矜式今六部正卿只有趙  
燠王象乾二人而王象乾又尚未抵任所以  
紛紜至此誠將諸正卿各部侍郎盡行補用  
則大僚既多人心自戢是又今日弭煩器之  
一道也又軍政考察五府錦衣衛各官久無  
處分浮言日起而王之慎在環衛多年人情  
更不相安一切章疏多以之慎為言且有疑  
臣庇護之慎者下自入京只是之慎一面

無往來固不以此介意但念人情如此之積  
自不可留

皇上亦當聽之楨之去苟因之楨一人而連累多  
人使

朝端不得安靜亦非計矣昨軍政各本

發臣不勝喜幸業已擬上又數日不發不知何  
故伏望

皇上慨然沛發完此一事省多少議論減多少是  
非未必非之楨之福也此合內外大小臣工  
萬口一辭皆是如此故臣不得不言臣與之

楨無怨無德何苦必欲其去惟是事勢如此  
留之無益而所累不小所以敢求

皇上之速斷耳臣方求去而復言事自愧饒舌惟  
有觸于衷不能自已伏望

聖明炤察

萬曆四十年十月二十八日

論在器臣第四十五疏

奏為愚臣乞歸情切懇

恩亟補以重政幾事臣頃以推陞失人票擬謬誤  
科臣糾舉言即認罪求去蓋大臣被言省愆  
其道當如是也及科臣再疏則事理愈明臣  
愈自覺其非更無可言矣但臣因此思惟天  
下事至多擬議未易以萬人而慮一事猶或  
有失以一人而慮萬事豈能無差所以

祖宗設立閣臣常有六七人少亦三四人誠欲其  
彼此相資長短相濟以不至于僨事耳假使

當臣執筆之時而從旁有人焉言懿典之不  
當陞郭湄之不當留臣亦何爲而不聽之哉  
夫此事猶小卽失猶未甚害也如更有關係  
安危事體重大一誤而不可復收者而臣亦  
迷謬若是則已矣如天下國家何

皇上試念及此閣臣之職尚可一刻緩乎臣爲此  
驚惶卽欲辭票擬之役又恐人謂臣褻褻暴  
發或至激

主心之怒是以未敢然而精神潰亂智慮愈昏儻  
上再遲延不卹下亦必不敢供此職矣年來政





小臣佞言煩興囂然逞臆前已有旨且不究處  
卿不必謙言介意况朝端多事之時豈可久居  
自寓還着鴻臚寺堂上官宣諭卽出入閣視事  
以匡政務慎毋再陳閣員乏人朕知道了吏部  
知道

萬曆四十年十月二十六日

乞休第三十三疏

奏爲

君恩愈重臣懼愈深再瀝血誠懇求罷斥事臣頃  
以人言具疏乞罷伏奉

聖旨卿公清端謹直亮素隆政本浩繁實多匡濟  
朕悉洞知方今時事多艱朕正切賴倚毗豈可  
以浮言遽萌求去近來新進小臣不諳事體逞  
臆狂躁妄言本當重處姑且不究卿宜安心卽  
出入閣輔理以慰眷懷所辭不允吏部知道欽  
此竊念臣奉職錯謬引分省愆

聖明不加罪斥更辱

溫綸臣舉家大小無不感泣以爲

聖恩如此何由補報寧忍言去以負

眷懷惟是天下事至重至艱委非臣一人所能獨

辦五六年來上賴

聖主之優容下仗九卿之歡睦臣取藏垢延至今

茲臣之幸也若一一數其罪戾豈可勝書頃

者之事特其小耳臣觀人臣處進退之際其

始也多以人言小事而不去而其後遂至于

決裂敗壞詆辱不堪欲以微罪去而不可得

卽使得去而臣節傷國體辱矣

皇上試思臨御四十年閣臣更若干人其得從容引退恬然出長安門者能有幾人古人見幾而作今不但幾矣

皇上誠及臣之未大狼狽而蚤賜以歸臣亦及罪狀之未大章著而蚤得謝事于以存臣下之廉隅而全

朝廷之體統是亦清朝一大好事也乃臣又有感者茫茫世界變幻無常昔人比于蝸角浮漚人生久者不過百年其間奔走馳逐不過

二三十年光景幾何史傳所載英雄豪傑功  
業卓犖者不旋踵已爲寒烟野草湮滅無存  
卽臣入仕以來世局人情翻雲覆雨幾經變  
換由今觀之竟是何益顧欲以一身之是非  
得失與世紛紜牽纏不了臣雖至愚心竊陋  
皇十之今之決意求去乃不欲自違本心萬不敢  
因人言而萌此念耳伏望

聖慈俯垂矜允仍

亟行推用勿復遲疑至于言官論列無論是非著  
其職掌寧使言之不當不可諱而不言卽煩

所陳奏多有裨益

皇上亦當採擇施行

明示可否以廣優容之度章聽覽之明毋輕責其  
妄言以沮效忠之路而諸臣亦宜體

皇上愛惜人才之心存忠厚于正直毋使大臣人  
人不安此尤臣之所深切而願望者臣不勝  
冒昧悚息之至

萬曆四十年十月二十九日

請點四川巡撫陞吏科都給事揭

昨吏部尚書趙煥遺臣書謂方杜門求去部  
事皆不敢理惟以建昌夷獠作亂地方危急  
須

速點巡撫官又考察在近吏科都給事中曹于汴  
已管兩次考察不便再管二事緊要故具疏  
上請貴臣爲之揚催臣方求去候

命何敢多言惟此二事委爲目前萬不容緩之急  
務不得不言蓋四川夷獠之變不及今撲滅  
其勢必更猖狂蔓及通省而巡撫喬璧星久



奉

旨致仕號令不行昨四川按臣彭端吾亦遺臣書言之痛切其原推巡撫曹楷既未當

聖意當于添推吳用先等

亟賜點用責令作速赴任以安地方者也

朝覲考察乃國家大典吏部都察院吏科共司其事曹于汴既管外察又管內察今若再管外察深非事體昨臺臣已有言矣近如錢桓喬允升皆以資俸蒙

恩遷轉于汴之資俸較二臣更深拮据兩察勤勞

可念當依吏部所擬量移于汴使得別推以  
重計典者也至于九列空虛見在者又皆閑  
門昨趙煥又有疏言之至切更望

聖明留神省覽其趙煥孫璋翁正春許弘綱等當  
速下溫綸令供職而

蚤放臣之歸則去留各得而時事可紓矣臣不勝  
冒昧懇切之至

萬曆四十年十一月初二日

請補閣臣第四十六揭

臣頻年求去屢瀆

聖聰深負罪戾但臣所處時勢有萬不得不去者  
蓋我

朝閣臣只備論思顧問之職原非宰相中間有  
一二權勢稍重者皆上竊

君上之威權下侵六曹之職掌終以取禍臣備員  
六年百凡皆奉

聖斷分毫不敢欺負其六部事務盡聽王者分毫  
不敢與聞惟事有不行則無論大小一切盡

以罪臣臣有口難分有舌難訴不得已哀鳴  
求去又謂臣以去挑激

聖怒必欲處分言官而後快

皇上察臣有此心否如臣果有此心則不但言官  
罪臣

皇上亦必薄臣天地神明亦必殛臣矣臣苦楚如  
是再三思惟推求其故良由閣臣不補政本  
虛單猜疑易起議論日多以至此極也臣今  
哀懇

皇上蚤補此官此官既補則共濟有人臣若旦夕

未死猶可少盡犬馬之力如一日不補則臣  
負一日之罪人亦一日不肯容臣情極無聊  
且至于冒罪逃死以爲國家辱而已萬望  
皇上哀憐賜允其大僚未補及見在求去者併望  
蚤發綸音

點用慰留使

廟堂氣象不大蕭索而四川巡撫尤爲緊要今  
日按臣之有疏告急地方危困深爲可憂必  
不容時刻緩者臣不勝悚息祈懇之至

萬曆四十年十一月初五日

請補閣臣第四十七疏

奏爲專懇

天恩速補閣臣事臣杜門十餘日請補閣臣疏揭  
已三四上非敢爲是煩瀆也誠見此官非但  
一人不能爲亦無一人爲之理無一人爲之  
法稽之前代以及

聖朝血無一人爲之故事而臣乃爲之至于五年  
安得而不顛連困苦日哀訴于

皇上哉昨臺臣有疏謂臣孤身暮年東撐西持力  
竭心枯泣盡而繼以血其言亦恫乎有餘悲

矣臣觀周之衰也其大夫作詩自鳴備述其  
劬勞鞅掌慘慘畏咎之狀而其甚且曰匪鷄  
匪鳶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逝于淵蓋言魚  
鳥窮急猶能飛潛而自恨其身之不如魚鳥  
其詞何迫切也然而聖人取焉以爲不悖于  
溫柔敦厚之教何也誠亮其情之困鬱無聊  
而其哀鳴之果出于不得已也故曰君子作  
歌維以告哀臣少讀詩至此悽然傷之今  
皇上視臣得毋少類此耶尚可從容遲緩不擇入  
以代之耶臣頓首

温綸本當勉出供職但臣一出則

皇上又以閣中有人可以緩補故杜門席藁再三

哀祈庶幾

聖心之少動若恐其以此激怒處分言官則是貪  
位患失者之所為而臣既旦暮欲去乃萌此  
惡念結萬人無窮之怨造千生不了之孽

皇上性度如天亦必薄臣雖其至愚豈遂至此似  
可以無過計矣總之

皇上一補閣臣則公私俱便人心自安紛紛議論  
必當漸息故臣敢復冒死申請如



皇上一日不允則臣不能一日無言煩聒之罪臣  
實甘之臣不勝懇切願號之至

萬曆四十年十一月初六日

恭謝

宣諭併陳愚衷疏

奏爲恭謝

宣諭併陳愚衷事該臣具疏乞罷請補閣臣隨該  
鴻臚寺官捧出

聖諭卿竭誠爲國忠清直亮國家政幾倚賴老成  
小臣佞言煩興囂然逞臆前已有旨且不究處  
卿不必謙言介意况朝端多事之時豈可久居  
自寓還着鴻臚寺堂上官宣諭卽出入閣視事  
以匡政務慎勿再陳閣員乏人朕知道了吏部

知道欽此臣恭設香案叩首謝

恩感極而繼以泣竊念臣求去之意已盡手疏揭  
中與人言無預

皇上如天如神豈不知臣五六年來知窮力竭無  
補國事之分毫耶又豈不知閣中無人臣一  
身獨任之不可耶又豈不知臣困病且死不  
得已而哀鳴急切之若是耶乃尚未

允臣之請者何耶臣再奉

溫綸誼當旬旬卽出然

皇上責臣之出以匡政務也今政本匱乏豈非政

務之至急者乎此不能匡何論其他九卿諸  
臣如趙煥孫璉翁正春許弘綱皆一時股肱  
之良所與分理政務者今盡皆杜門求去請  
事不行疏辭不報臣入而視黃扉聞其無人  
出而視諸曹寂然扃署而徒以一身子子然  
往來于

朝宁之間其將何以施面目耶四川番夷作亂  
告急日至而撫臣至今不

點臣與吏部數日之內再三懇請亦尚未蒙

俞西南重地豈可置之度外此皆臣之所危懼

思欲出而不敢出者也

朝端多事

聖諭固已洞然事日見其多而人日見其少其究也必至于人盡空而事不可復爲夫至于人盡空而事不可復爲

皇上卽留臣卽欲竭蹶以事

皇上竟何益哉

皇上如俯採臣言將閣臣卽行推補趙煥等

諭令卽出具九卿員缺與四川巡撫皆

亟行點用然後徐議臣之去就未爲晚也至于言

宮論奏率多忠惻非爲佞言更望

聖明採擇施行臣敢因陳

謝而附布其愚臣不勝懇切惶懼之至

萬曆四十年十一月初十日

琉球人貢揭

蒙

發福建巡撫丁繼嗣一本為琉球封貢事此本曾  
於夏間來奏已經部覆催請兩次擬上俱未  
蒙

發今又來催前疏臣聞琉球已為倭奴所併其來

貢者半係倭人其所貢盃甲等亦係倭物蓋  
欲假此為窺伺中國之謀心甚叵測茲巡撫  
疏中言倭將明檄琉球挾其代請互市又聞  
浙亡命郭安國亦寄書其家暗指入犯之期

其檄與書語多狂悖巡撫不敢上聞而抄以寄臣東南之事甚爲可憂乃夷使又未奉

明旨地方官無憑發遣羈留日久非但窺見內地之虛實且將謂

朝廷百事遲延奏請不報益長其驕慢之心而速其猖狂之舉矣今比虜未寧四川又在告急加以東南再有倭警轉餉募兵將大騷動而又在在空虛束手無措其將何以應之臣謹將此疏即據目前部覆擬上伏望

聖明卽賜批發使地方官得以奉行其於銷萌



變所關非淺鮮矣

萬曆四十年十一月十二日

請處分

家

癸擬史部尚書趙燾等各官辭本臣念各官杜門  
日久自凡不便今既蒙

發擬諭令供職則部院事務不致久廢而

朝端猶成景象臣不勝喜慰惟彼論各官內則  
如袁奎徐兆魁外則如崔應麒楊鎬李思孝  
劉士忠李同芳等或居府寺或列封疆皆爲  
里任若不一明白

處分則應去者爭論不休應留者展布無自公私

俱困

綱紀日隳甚不便也諸臣辭疏有已下部者有  
下部者恐

聖明一時難于檢閱故臣擬令吏部盡為議擬定  
其去留以聽

聖裁蓋亦今日事體之必不容已者耳至于科場  
一事紛紜未結遂致部院三臣皆因此求去  
亦須公平一處以了前局故臣于禮部疏擬  
一以臣非徇人言而多事也以為事不了則言  
必多言愈多則事愈及曼遂有因此事而連

及彼事因後事而復牽前事又有因事而累  
及人因人而累及事展轉紛紜茫無了日

朝端之所以不靖蓋在于此若非

蚤為斷決臣恐其後愈難處矣臣愚見如此敢附  
陳之統率

聖慈昭察

萬曆四十年十一月十二日

謝

宣諭疏

奏爲恭承

聖諭敬謝

天恩竊該文書官劉用捧出

聖諭諭輔臣卿贊政多年公忠廉慎勞勩機務朕  
所素鑒適今多事之時正切倚毗豈可久卧不  
出成何政體卿當以國事爲重卽遵屢旨速出  
人閣視事况恭遇

聖母

萬壽聖節卿輔弼重臣首宜嵩祝且被言已有旨  
慰留及註籍的部院大臣卿可傳與他每也着  
卽出各安心供職不得以疑似自畏有誤國事  
特諭卿知又該劉用口傳

聖諭自入冬以來

聖足發痛先生爲輔弼重臣豈可久居私寓恭遇  
聖母聖節在邇理當慶賀宜卽出進閣輔理還傳  
與註籍各官遵

旨卽出供職欽此 臣恭設香案叩首謝

恩及卽傳示部院諸臣乞竊念 臣以負罪求去屢

道

君父恩留

聖母萬壽節屆 臣亦擬勉出拜賀乃茲  
溫諭復臨降天重地 臣誼當祇遵卽於明蚤入閣  
辦事其部院諸臣必能仰體

皇上惓惓之意卽出供職不敢推延以誤國事但  
臣供事已久獨力難支今雖暫時勉出譬如  
傷弓之鳥猶眷戀于舊枝垂斃之鷲尚徘徊  
于末路其不能奮六翮之用而適萬里之途  
明矣念罪愆則不得不杜門奉

溫綸則不得不強出杜門以謝人言強出以應  
君命提掇同于傀儡循璟等之轆轤非但自傷亦  
堪自笑總由政本乏人匡濟無力以至于此  
臣類煩祈請非為身圖蓋所以尊國體重政  
幾萬萬不容一日緩者也如此官不補則臣  
勢必懇請懇請不得又須求去而復請

皇上之焦思矣

皇上惜此一官而使上下之間不便如此四海人  
情惶惶如此亦何所難而故靳之

皇上誠慨然卽補使臣猶少得安心奉職豈非至



便至于部院諸聖人之責望雖重而  
其職事之不舉不能安于其位則聖  
中最高關係者尤在聖

皇上亦宜時加省覽多

賜施行如大僚及四司之無俱發行

點用以及林下諸臣併行

召用母使其哀帝不訪變之困苦非但諸臣  
之幸亦天下國家之幸也

聖諭至謹什差參議以爲鎮家之寶臣不勝感戴  
願祈之至

奏

卷十七

天

萬曆四十年十一月十六日

請移清湖等揭

竊念臣等不才待罪五六年未有分毫尺寸  
可以報答

皇上而

皇上之所以眷臣者隆天重地無可復加臣一番

被言則

皇上必爲一番保護臣一番求去則

皇上必爲一番慰留以臣一人費

皇上多少心思勞

皇上多少裁答

皇上未嘗得臣之力而但受臣之累至于臣愚慙  
之言又不以為忤多

賜採納臣感激無地慚愧亦無地今

聖母壽節與冬至皆已屆期臣以情義不敢不出  
已于今蚤報名

廷見外惟是臣有愚衷言之似瀆不言則心存  
不安敢冒言之被逮知縣滿朝薦同知卞孔  
時王邦才皆以稅監之故牽連拘繫此三百  
者其始以意氣激昂調停未善臣不敢謂  
無過然而幽囚固遠者十年近者四五

其于折磨摧困亦已極矣而三臣又營其  
在堂年皆懸暮親之望子至于眼穿子之思  
幾至于腸斷海內之人無不憐之假使此三  
臣生其時遇非其主即使單命國靡臣亦  
不為之恨惟是生

盛明之朝逢

堯舜之主至聖至仁至寬至恕臣下雖甚觸忌忤  
背逆耳批鱗皆獲保全卽如以礦稅逮繫馮應京  
何棟如華鈺輩不久盡皆釋放而三臣獨未

蒙

曠蕩之恩此臣之所以悼念而惋嘆也前

萬壽聖節時曾蒙

皇上發擬臣竊窺

聖意之欲解網于三臣矣不勝喜慰而不意復

留中也今

慈闈慶洽四海陽回歡聲喜氣溢于寰區故臣敢

為三臣請一旦之命以上昭

聖德下恩輿情亦臣區區補報之一念也如

聖意尚難則古人有以官爵贖人之罪者願請臣

一官以宥三臣臣亦有序幸焉臣馬嵩

聖慈屢行十日不勝悚息曾懼祈懇之至

萬曆四十年十一月十七日

改擬

郊祀恭代官揭

前月十二日蒙

發太常寺請

聖駕

郊祀本臣擬遣侯陳應詔恭代維時應詔未有人  
言也今應詔已被論下部殊於

遣代為不宜臣謹改擬一票上請

聖裁亦仰體

皇上敬



天祇事之至意耳

萬曆四十年十一月十九日

請補闕臣第四十八疏

奏為懇

補闕臣事臣聞人臣之事君猶僕之事主也耕者  
耕織者織應門者應門莞庫者莞庫合衆力  
而共效之乃有濟也假使家只一僕經督之  
耕又課之織又責之應門又令之莞庫凡百  
家中一事不理皆罪此僕而此僕又庸蠢無  
能不堪力作其將恬然而就斃已乎抑將哀  
控于主人而求其所以助之者乎一家之小  
猶不可止役一僕况于天下之大而止責一

臣此一臣者其將何以支吾而處此乎昔人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彼以人主委任言聽計從效一分之勤勞則有一分之補益故雖死而不辭也今臣雖未卽死未敢言盡瘁然其無所補益已可見矣豈可令恬然就斃而不求所以助之耶漢時王褒賣僕爲券百役皆供續券未了而僕已叩頭請死臣之叩頭請死久矣伏望

聖慈哀憐矧察臣不勝悚息涕零祈懇之至

萬曆四十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請續舊臣第四十九疏

刑部要政務

臣切濫多年罪愆日積其哀鳴祈懇于

皇上者至煩至瀆

君尊如天而臣冒昧如此豈不知罪每一舉筆輒  
慚悚汗下欲輟而不能自己也今日所急莫  
如補閣臣閣臣補則人心稍定臣猶可挨延  
數時少竭駑駘之力若閣臣不補則議論日  
紛共罪臣之阻塞賢路臣雖欲強顏居此而  
不可得矣此事遲已數年今理窮勢極再不  
容緩且臣微軀委是多病支持實難伏望

聖明蚤賜施行其餘尚有一二事緊要者臣敢聞  
列上請統整

聖裁臣如奴僕牛馬窮急則仰首悲鳴非得已耳  
一點血誠更望

聖慈垂鑒臣不勝幸甚

一大僚員缺甚多頃雖補用數人又多爲禮  
故所奪今吏戶禮兵四部皆只一人刑部  
係他官帶管工部只有侍郎劉元霖又以  
九年考滿署事不便杜門不出都察院三  
都御史缺已十年風紀重任今歲又當

察立可久懸不補皆當

亟賜點用者也

一逮繫滿朝薦等二臣困苦已久人人爲之  
望

思臣竊親

皇上四十年來未嘗長繫一人如曹學程馮應京  
之輩閣臣沈一貫沈鯉朱賡等爲請皆蒙  
赦宥臣之誠款雖不敢希望萌人乃

皇上寬仁

聖德豈在今日遂異於昔今冬至屆期寒戾俱暖

故臣敢爲三臣祈請不辭冒瀆之罪耳

一廢棄諸臣當時以狂妄踈率取罪固宜今困厄多年其人亦半已淪逝殊爲可惜若稍與敘用以昭

曠蕩之恩明

聖度之廣大亦盛事也臣亦不敢望其盡起但拔其尤者十數人置之中外則人情帖服而朝譎自此亦可望和平之福矣

萬曆四十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論留吏部趙尚書疏

奉勅人臣因言未去謹陳愚見以明協衷之誼  
竊該吏部尚書趙焮以處士履吉寧科臣趙  
興邦言其太輕竊遂懇辭求去今日科臣李  
成名又以罰止三月為輕夫三月臣之所擬  
煩之失亦臣之失也敢不分過半心而論履  
吉此事未明言于堂官而徑入于章疏形跡  
之間殊為不雅誰能亮之然而歷宦臣鄉夙  
有能譽陪惟吏部人亦無言若舍罰治之外  
便是降謫不無可矜在煩憐才之心必是如



此假使臣能擬多罰數月則人心自平而議論亦省矣惟其罰止三月所以致此多事是煩之失尤臣成之也在科臣就事論事亦自不妨惟其言之而語意太激使煩不安斯爲過矣然煩歷事

三朝受

恩深重

皇上起之田間授以銓柄亦千載之奇遇也受事未及數月所以報

皇上者謂何而遽欲因此決去以老成忠亮之心

行感憤意氣之事抑亦過矣今國事艱難賢才日少在野者旣

賜環之未期在

朝者亦晨星之無幾乃大小臣工復不能容忍相推相激無有寧日甚非

國家之福也以煥之虛心平氣亮節赤衷真足當統均之任在

皇上必加慰留在煥必當勉出臣可無言惟是臣之所慮者人心不同意見亦異當事之與言事豈能盡合况當此分門割戶之日更多弓

影杯蛇之疑若一事稍有參商而言者必欲  
苛求留者必欲求去臣恐

朝端之紛紛終無了日而

皇上之所云多事者將愈多矣惟願自今以後各  
捐成心共憂世道議論聽之言官而言有未  
當者毋急于必行主張責之當事而事有過  
差者不妨于商確詞氣歸之和平精神要于  
流貫使大臣得以展布而毋疑群臣之掣其  
肘群臣得以發舒而毋疑大臣之畏其口天  
下事其尚可為乎而要之必自無

偏黨一着于心而曰我公道我爲天下國家  
臣終不信矣臣叨居輔弼不能協和諸臣自  
省有罪又不勝紛囂决裂之憂故因卜履吉  
一事而畧言之亦以見此事之失在臣而不  
在煥也

萬曆四十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長至請補閣臣第五十摺

該臣奉 奏請

仁德門拜賀長至蒙

恩賜宴臣不勝感愧竊念臣備員以來賀長至者  
已經六次惟初次有二臣同入後五次只臣  
一人他如賀

聖母萬壽

皇上萬壽元旦令節皆只臣一人者五年於茲亦  
從前所無之事也臣請補閣臣疏揭無數無  
可復言惟望

皇上念臣數載犬馬微勞

允臣此事以慰中外人情使臣少免負

恩誤國之懼其爲

大造于臣真不啻再生矣若恐重任難勝賢才難

得則如臣之愚陋亦已支撐五六年今在朝

在野豈無勝于臣者廷臣集公論而請

皇上秉獨斷而裁必有足當其選者何必慮也臣

因趨

賀有感故復有此請至于大僚當補蒙臣當釋則

臣實欲襄

聖治而光

聖德寧有他念統堂

聖明炤察施行

萬曆四十年閏十一月初一日

吏部趙尚書求去揭

該吏部尚書趙煥以處卜履吉事被言上疏  
求去已蒙

溫旨慰留而煥又復稱病堅不肯出臣再三勸諭  
且書以

聖恩深重受事未幾不可忽然以去煥終不聽聞  
欲於數日內掛冠徑行臣念言官所爭履吉  
事亦小故耳不足以決去就而連日見章疏  
為煥挽留者甚多乃煥意堅決若是臣亦不  
知其解也臣力不能留煥不敢不以聞于



君父母使煥去之後

皇上復罪臣不言耳

萬曆四十年閏十一月初四日

處分科臣以重計典揭

臣惟大計重典從來無以一官而管數次者  
惟史科都給事中曹于汴既管外計又管內  
計吏部循資推陞久不得請今歲又當外計  
之期于汴勢難再管人亦以于汴爲不當管  
故不得已具疏陳情至于乞養乞歸又乞致  
仕章數上其詞甚哀而其情亦已迫矣故  
事管察官事畢敘勞率皆陞轉于汴在諫垣  
日久資已當遷兩番察典任勞任怨更爲可  
念卽不爲于汴念而處其身于不進不退之

間使今歲計事茫然無屬臣誠不知其可也  
伏望

皇上留神大典將吏部推陞于汴原疏卽

賜檢發不然亦將于汴告疏

勅下吏部定其去留使于汴身有歸着計典不至  
耽誤是亦今日必不可已之事務也臣非爲

于汴計乃爲國事計耳

萬曆四十年閏十一月初八日

請補閣臣第五十一疏

奏爲閣臣不補浮議日多懇乞

聖明亟

賜裁斷事臣人直再旬屢請推補閣臣情詞竭盡  
未蒙

允行臣愁悶欲死乃近聞人情紛紜益多疑議營  
謀推戴訛言日滋始猶詞林今則外署始猶  
見任今則退休轉相告播形之奏章臣竊異  
焉夫爰立之典下由廷推上由

聖斷衆所不與人必不推下所不推

上必不用私薦之實不開由中之

旨不出雖有大奸神力何所用之譚者于是乎過計矣且今之閣臣非復往日之閣臣也事權氣力大較可知譬如荒祠土偶像設雖存久已不能爲人禍福而巫祝紛紛自相驚怪曰是且有妖魔來據其間大爲不利也不亦惑哉總之此事不行疑端從此而生浮譚從此而起門戶從此而立禍釁從此而成是國家之大殃也

皇上誠慨然了此一事則千疑萬怪皆可立消一

切推戴排擠之說皆不得行臣下釋猜嫌之  
端

朝廷享安靖之福何利如之如再或遲延不決  
則疑議愈滋爭端愈起臣當抵死哀辭先出  
國門以待誅戮必不允以不肖之身久妨賢路  
以誤

國家且坐受黨人之禍也臣不勝激切顛祈之  
至

萬曆四十年閏十一月初十日

請補禮部尚書右侍郎及營事府官揭  
竊維禮部一衙門事務甚多今歲為更多代  
事未了繼以鄉場鄉場未了繼以庚戌會場  
禮臣之唇已焦而心亦苦矣轉盼新春又有  
棘闈之役只侍郎翁正春一人既理部事又  
辦講章又知貢舉將河以支今詞林資深之  
官摧折將盡明歲主考亦苦無人臣甚慮之  
伏望

皇上將吏部所推禮部尚書及右侍郎

慨賜點用其臣所推掌詹事府官並

賜允用庶曹事分理有人卽春闈大典亦不至臨  
事而倉惶矣

萬曆四十年閏十一月二十日



清室問章第五十二疏

奏為感諭煩多體格愈甚懇

懇速補閣臣以回

天聽以定人心事自考選

命下章疏紛然一槩未蒙

批發其各部事務亦多停廢或者妄相揣摩以爲  
聖心疑厭諸臣之多言而故抑之也臣竊以爲諸  
臣之言誠不無過多然而論人者亦十得其  
四五論事者則十得其七八其於觸冒

乘輿干犯忌諱之譚尚未多見

聖心涵容未必甚忤也今各衙門廩廩奉職綱紀  
蕭然則亦足見言路有人之效矣惟是諸臣  
意見不無稍乖向來門戶未能消化使人情  
惶惶日虞禍變之成此則有不得不任其過  
者要其端只在于各執成心彼此求勝如有  
人于此本平平耳或過稱其賢矯之者必以  
為不肖再爭則為大不肖矣又有人於此亦  
平平耳或過言其不肖矯之者必以為賢再  
爭則為大賢矣賢不肖之品於本人面目全  
不相似而但以供爭者之唇吻又其甚者則

居已於賢居人於不肖已爲君子人爲小人  
夫世有真君子必不自稱爲君子也世有真  
小人必不自認爲小人也君子小人之名立  
已多事矣而况于株連蔓及又附之以黨哉

臣竊謂

聖明在上清議在下必無大奸巨惡如前代之小  
人能爲國家禍者不必設爲此名目翹翹招  
招如別黑白相角而不休此臣之所爲諸臣  
願也乃其本又在閣臣矣往時閣臣常有四  
五人辛酸甘苦相爲調劑故獨見不用而群

猜不生今臣之孤身任事已五六年雖兢兢自矢不敢蹈徇私植黨之罪然而當局既久則意見易窺受任既專則物情難厭非但天下不能亮臣卽臣亦自疑矣使得新臣三四人來居此地彼其受事方新未蒙緣染空空洞洞何偏何黨下之猜嫌旣釋則

上之疑厭自消人心可定壅格可通轉移世道之大機實在于此此尤臣之所爲

皇上聖也臣頃見科臣張廷登一疏恭陳無黨之論以定國是而爲重張全在輔臣其意甚平

其言甚當。臣雖不能主張而深領有主張之  
人故敢復以此請其他。困苦迫切之至情。則  
屢疏也。具不敢瀆陳伏望

聖明省覽施行

萬曆四十年閏十一月二十二日

請補高臣第五十三疏

奏為關臣不補為當今第一闕政懇乞

天恩亟

賜允行事今天下之事雖百孔千瘡難以補塞中外人情颯颯過計然臣竊觀

皇上之神聖聰明

國家大計無不

留心事到窮極無不施行即如

幅藩之國人望最切者亦已有

古今各衙門料理一切事務計其古期亦必照

卷五十一  
潞王例在于新春無疑矣此皆

皇上獨斷神謨非臣等所能仰贊天下萬世孰不  
頌服惟是閣臣員缺經今五年尚未推補時  
政闕失之大無過于此臣每念此上闕

國家之安危下切一身之利害憂兼公私補贖  
無數而

皇上若不聞者夫犬馬螻蟻之微其精氣所感皆  
能動天而臣之愚頑終不足以動

皇上卽此一事其為庸劣不堪已甚明矣又何論  
其他萬千之罪狀哉

皇上即不念臣聽其顛覆臣即不愛身名任其敗壞然而天下萬世之罪臣者必將曰此

皇上不知臣之不肖不別用忠良以使其至此也  
竊恐

皇上亦將為臣分過則臣之累

皇上深矣夫

皇上事事必遵

祖制其割難忍之愛以成

分封之典亦以

祖制重也閣臣之只一人一人而至五六年



祖宗朝曾有此乎其爲非制甚矣臣安得不昧死而力請乎伏望

聖明卽

賜允行以補此第一闕政臣不勝瀝血哀鳴籲祈之至

萬曆四十年十二月初一日

請點用左都御史屬

該史部尚書趙煥都察院副都御史許弘綱  
皆屢疏請

點用左都御史其言至切蓋此官綱紀百僚秉持  
風憲其重與吏部尚書等自溫純去後不補  
者已將十年法度陵遲人心玩愒為日久矣  
今雖有弘綱若事清正可任然名位不重彈  
壓終難而弘綱又見署刑部近以考察事煩  
兼管不便具疏控辭未蒙

允發

聖明在上乃使股肱大臣空虛至此又何怪

朝廷之日輕而煩囂之日起哉况察典重大總  
憲一官必不可少伏望

聖明俯允部院所請將左都御史

全賜黜用其吏科都給事中亦係管察之官當

送允曹于津之去卽補他人庶不誤事臣爲此屢  
揭陳瀆不知曾經

聖覽與否曷昧而陳亦見其事體之必不容已也

萬曆四十年十二月初二日

爲扉奏草卷之十七卷終